

二十五史随笔

心清世浊

晋书随笔

赵健雄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二十五史随笔

浊世清心

晋书随笔

赵健雄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 者 赵健雄
丛 书 名 二十五史随笔

责任编辑 操剑锋
封面设计 张妙夫
封面题字 池长尧

浊世清心·晋书随笔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17000

印 张 6

插 页 2

印 数 00001—10500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39-1105-9/I·1017

定 价 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二十五史随笔

英雄绝唱

——史记随笔

风起云扬

——汉书随笔

河洛苍凉

——后汉书随笔

大江东去

——国志随笔

浊世清心

——晋书随笔

烟雨楼台

——南朝五史随笔

风之容颜

——北朝四史随笔

垂杨暮鸦

——隋书随笔

天马西韵

——新旧唐书随笔

飘风急雨

——新旧五代史随笔

斜阳嘉树

——宋史随笔

绝域雄风

——辽金史随笔

蓟门黄昏

——元史随笔

月落日升

——明史随笔

帝国夕阳

——清史稿随笔



目 录

1	闲话皇帝	81
4	高薪养廉及其他	81
6	难以忍受的羞辱	84
8	武帝的后宫与胡贵嫔	88
10	贾后之乱	88
13	后党之争	88
15	惠羊皇后	88
17	阴谋与权力	88
20	要不要货币	89
23	税制	89
25	计划经济与平均主义	90
27	两种制度	90
29	历史与民俗	90
31	肉刑	90
33	关于株连	90
35	斗富	90
37	清谈的意义	98
39	清谈的另一面	98
41	玩味语言	98

目 录

43	话语霸权	帝皇西园	7
45	再说清谈	事春燕高	11
47	张华其人	受感以敏	13
50	惧内	已官以帝冠	18
53	由清到俗	康女司贾	101
55	名士与道德	玄赏以	111
58	阮籍的语言	皇羊惠	111
61	教子方	代对已某国	111
63	天下乃大私	要不要	101
65	酒事与酒意	陆殊	111
67	虚言	平已名益以长	111
70	规范的意义	陆殊西	111
72	皇甫谧论丧葬	史以	111
74	踏实做事	陆殊	111
76	音乐的妙用	陆殊关	111
78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111
82	士人的典范	陆殊西	111
85	坦然与无赖	陆殊西	111
87	为官之道	陆殊西	111

目 录

89	修史之难	戴春	881
91	立言亦不易	李木芸	081
93	秉笔直书	袁芳	221
95	不畏权贵	曾本育	281
97	以貌取人	人致	121
99	阅读与背景	升刺因	021
101	白吃	魏真	111
103	浮者自浮, 沉者自沉		111
105	道德与法律	柏士菊	140
107	盗亦有道	王重敏	811
109	清慎	田女士	021
111	不患寡而患不平		121
113	清官的标准	氏己	121
116	法与仁政	查部	121
118	一统学问	李木芸	021
120	书中自有黄金屋		101
122	文章与推销	同效	021
124	身后名与即时酒下		101
126	驴鸣	人杀氏	101

目 录

128	孝道	98
130	艺术与宗教	19
133	仗势	89
135	官本位	89
137	好人	78
139	以啸代言的孙登	89
141	真隐？假隐？	191
144	道德与声名	103
146	隐士的价值	103
148	至道虚无	105
150	名士之用	105
153	缺席的权利	111
155	与万物为善	111
157	相信奇迹	111
159	艺术之类	111
161	“四夷”的婚娶方式	130
163	匈奴问题	131
165	不怕死	131
167	借刀杀人	131

目 录

- 169 宗教迷狂
- 171 犯兽之罪
- 173 石季龙与他的儿子
- 176 杀人如游戏
- 178 创造与破坏的年代
- 180 后记

闲话皇帝

两晋存世一百五十五年，换过十五任皇帝，平均每任在位十年略多一点，与现在盛行的民选总统任期相差并不太远。虽然像美国总统任期只有四年，但连任两届的现象较为普遍，罗斯福甚至在非常状况下连任了三届。皇帝是终身制的，那么这种政权的交接如何实现？以晋代来说，是靠了当政者的短命。十五位皇帝，寿命超过五十岁的只有两位，四十至五十之间的也只有三位，多数倒是在三十岁左右就夭折的，其中两位甚至不到二十岁。我不知道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是多少，显然皇帝优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使他们比俗众活得更久些。这至少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环境险恶，当皇帝并不容易。

当皇帝的确并不容易，即以开国之君武帝来说，总算是有本事了，开头也把国家治理得算是不错，但不久便厌倦了永远没完没了的政事，而把这些责任交给了身边的若干皇亲。他起先是以恭俭寡欲闻名的，拉车的御牛也只

准用麻绳牵系，到了晚年，却耽溺于声色，甚至为了给自己挑后宫里的美女而不准天下婚娶。他临死把皇位留给傻儿子，既出于不得已，也可看做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无奈与绝望。果然这个傻儿子如同一块面团捏在后党及各种政治势力手里，上台又下台，如同儿戏一般。而傻皇帝的智力也实在与三五岁的儿童不相上下，他说过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是时值饥荒严重时，居然问属下，百姓为什么不吃肉粥呢？但作为一个偶像，他显然符合一部分人的利益。作为最高统治者而一无所能，惠帝是个典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封建独裁便通过类似的方式得以消解。

多数司马氏的皇帝连惠帝这样的傻名也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譬如三十岁遇弑的孝怀帝，登基后始终是个傀儡，刘聪甚至令他身穿青衣给客人倒酒。这样的皇帝与我们印象中的实在相去甚远。而十九岁就崩于显阳殿的穆帝其实是个很有同情心的统治者，譬如他曾经下令赐鳏寡不能自存的老人每人五斗米以聊生。我甚至怀疑，在这些死亡的背后其实还有曲折得多的故事，而历史的真实被厚重的宫帷遮蒙了。

粗略地统计，晋代十五位皇帝中，有三位是被杀的，另有一位亦疑是身边的贵人所害，但没能确证。其余十一位皇帝均是病死的，也许另有原因，但至少史书上是这么写的。所以，在封建体制下，不管是否握有实权，当一个皇帝都并不轻松。人好了也不行，像元帝“性简俭冲素，

容纳直言，虚以待物”，但“雄武之量不足”，遇上北方少数民族南侵，只好退避江东，偏居一隅，自己则郁郁而死。废帝海西公始终在一些乱臣的控制之下，无奈之下只能装糊涂，终日喝酒作乐，耽于内宠，倒因此得以苟延，活到四十五岁，这在晋代皇帝中就算长命的了。说起来简文帝还算有本事的，他文能清言，武亦有胆略，又不重个人享乐，但仍然靠着小心翼翼，“拱默守道而已”，才得以维持较长时期的统治。谢安称他不过惠帝之流，没有雄才大略。在我看来，恐怕那个时代根本就不容许皇帝真有才略。

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实际上是受着各种制约的。这种制约甚至不下于现代政治中的上下两院，因为它是无形而又几乎无处不在的。

政治真正的一元化，其实从来没有过。所谓民主方式，只是把暗斗变成明斗而已，它的好处在让人更易于一目了然，而且普通百姓也能就国事发表自己的意见，若干特殊人物（譬如皇帝）的能动性因此小了。政治斗争少去了许多残酷性，现代的总统便很少死在任上的，他们的寿命更要远远超出晋代皇帝。

高薪养廉及其他

武帝执掌政权的第二年，就提出高薪养廉的政策，下诏说：“古时候凭一个人的品德高下来授予他相应的爵位，论功劳的大小来给他俸禄，下等官员收入也超过富裕的农民，对外足以奉公忘私，对内亦能养育亲属给他们周济；但目下在位者的俸禄还不抵一个种地的，这怎么可能形成良好的吏风呢？所以应当考虑增加官员的俸禄。”于是赐王公以下各级帛若干，按官位的大小而有所差别。晋初的币制混乱，日常的交换法则是以物易物，而帛正是当做货币来使用的。

这种做法与近年来谈到政府机构改革时的某些意见十分相似，那些意见据说主要是从外国引进的，实际上却是古已有之。

但是俸禄多了，官员就一定能尽心尽力吗？武帝提出的另一条措施是加强监督，具体规定国家及各郡的主要官员，三年须巡视一次自己的属地，接见当地长官，考察

风俗，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检查收支情况，访问上岁数与有影响的老人，深入百姓了解民情，过问监狱的情况，察看有没有冤案，体会下层的疾苦，并以政绩好坏和作风是否清廉来考察官员的功过。这与眼下设立纪律检查机构的做法亦有相似处，只是要求实施的官员级别更高一点。

我不知道这项政策是否真的执行并坚持了多久，但晋代的吏风并没有因此好起来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何在？我想，首先是因为皇帝本人是不受监督的。尽管朝廷里有言官，武帝也还算是勇于纳谏的，知道“评说皇帝，对于臣下来说是至难之事”，因此广开言路，即使被认为是恶意攻击，亦不加追究。但言官能做的也就是说一说而已，并不能因此从制度上规范皇帝的行为。所以当武帝本身懒于政事而纵情声色时，没有能够制约他的力量，而当初他定下的政策还会有谁来遵守与执行？

古代中国社会的管理，缺乏的正是这个。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几乎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武帝从其执政之初的“厉于恭俭”到后来“耽于游宴”，便可以看做一个典型。

晋朝的吏风后来比历史上大多数时代还要腐败，并不是因为没有高薪养廉，而是由于分封割据，使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差不多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他们也就难免像武帝一样堕落了。

难以忍受的羞辱

孝愍帝登基时只有十三岁，如何能够独自面对永嘉之乱的败局？不过是若干政治势力手中的木偶罢了。实在也难为他，在别人还是无忧无虑的少年，就得承受江山社稷的重负。

之后的五年，战乱不已，国土沦丧，皇帝也在这中间渐渐长大了。他十八岁那年，局面终于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北方的匈奴刘曜率兵进逼京城，断绝了首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此前已经连吃败仗的晋军无力应战。两个月后，城内粮尽，一斗米要卖到二两金子。人以人相食，死者大半，国库里也只剩下若干酿酒用的麦曲。大臣麴允把它弄碎了，烧粥以供皇上，直到连这点东西也吃光了。孝愍帝哭着对麴允说：“现在局面险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外面又无援军，本来死于社稷，是我不可推卸的职责，但是考虑让黎民百姓免受屠戮之苦，决意受降。”这自然是十分难堪的事，先请手下送出请降书，然后皇帝亲自乘羊

车，袒露上身，嘴里衔着玉玺，用车子载上棺材出降。群臣哭着攀援皇上的车子，争相握他的手，皇帝也悲不自胜。御史中丞吉朗目睹这个场面，实在看不下去，愤而自杀。刘曜烧掉棺材，收下玉玺，派人奉孝愍帝还宫。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一切还只是开始。

不久，他被召去刘曜的营地，接受光禄大夫的委任，这已是存心羞辱他了。待刘聪“临殿”时，更命他叩头于前。旧臣魏允目睹这景象，伏地痛哭，继而自杀，其他一些要臣则被砍头。到了冬天的时候，刘聪出猎，命废帝当车骑将军，穿上战袍拿着长戟在前面引路；又在大宴宾客时，让他给人倒酒洗杯子，过了一会儿又令他当庭脱去衣服，仅让他手执一种白茅编织的覆盖物以作遮蔽。晋朝的旧臣坐在那里，多失声而泣。旧臣尚书郎辛宾因忍不住抱着孝愍帝痛哭，被刘聪所害。

即使这样，他还是被杀了，死时十八岁。对于一个普通的百姓来说，这个岁数恰是刚刚成人走进生活之时。而被称作孝愍帝的司马邺，已经受尽种种磨难，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作为国家的象征，他很小就得负起种种原本不是这个年纪应该与能够承担的责任，而这并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我们通常看到最高统治者不可一世的一面，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他往往只是一个可怜的角色。

对这个年轻人，我们不能不产生一种怜悯。

武帝的后宫与胡贵嫔

中国传统的“制度”中，最荒唐的无过于解决帝王性生活的后宫制度了。即使孔夫子愿意毕生克己来维护的“周礼”，亦规定了“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王者内政”。而实际上，历代帝王除此之外，均还有数量更加巨大得多的妃子，养在那里，往往一辈子也没有得到过宠幸，仅仅满足了王者的一种虚荣心。这种开支，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古代，到底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几，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想来会是一笔相当大的支出。尤其晋代，奢靡成风，以武帝为例，盛时后宫里竟畜养了万余女子。更加荒唐的是，他为了自己选妃子，先下令天下的男女不准婚娶，然后派宦官乘车去各地搜寻。一时间，举国惶然。他又尤其看重世族将吏之女，使平日养尊处优的此辈，只好“败衣瘁貌”以逃避。至于那些迫不得已进了后宫的，除了屈从，又有什么男女间正常的感情可言？所以帝王虽然可以随意地占有这些